



鄒文律

作家，寫作班導師

生於八十年代，唸中學時已開始寫作，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、大學文學獎及中文文學創作獎。著有小說《光纖裏的愛》、《尋找消失的花園》、《N地之旅》及詩集《刺繡鳥》等。現職大專教師，熱衷參與文學活動，喜歡與年輕人相處，常與中學生分享寫作及閱讀心得。

在創作中……

啟：你曾說過小時候很喜歡「打機」，那你是如何走上寫作之路的？你是否受過本地文學作品啟蒙呢？

鄒：我想，與我同年代的人小時候都喜歡「打機」。後來，我發覺「打機」有一個局限——你只能按照遊戲設計者的設計來玩，不能喜歡怎樣玩就怎樣玩。這時候我發現寫作可以創造自己喜歡的人物，寫一些自己喜歡的故事，於是我便開始創作了。

我在中四開始寫作，直到大學三年級才第一次得獎，當中經歷的日子也不短。我在寫作方面得到啟蒙是在大學遇上樊善標、何杏楓和董啟章三位老師時發生的。他們讓我明白文學有非常多的可能性，說故事的方法也多種多樣。在我眼中，文學就是對可能性的探索吧！這點我承認是受到董啟章的影響。作家往往對人生各種可能性有所感悟，然後以文字編織出文學藝術品。

我早年的作品比較受也斯和董啟章的著作影響——喜歡前者那種與人對話的姿態，喜歡後者多變的寫作形式和實驗性。

啟：你寫過不少文學作品，題材貼近青少年生活，富有青春氣息。你是怎樣構思這些作品的？

鄒：我一直都喜歡和中學生相處，到了今天亦然。他們的故事，加上我對中學生活的回憶，自然成為了青少年小說的題材。《到世界盡頭尋找自己》就是根據我在中學時參與製作「同人誌」（與同好共同創作及出版的刊物）的經歷寫成的。

啟：除了寫小說，你也喜歡寫詩。你寫詩的靈感從何而來？寫詩跟寫小說有甚麼不同？



鄒：詩和小說於我來說都是說故事的一種形式，因此我的詩比較強調敘事。我寫詩是為了抒發一瞬的感悟；寫小說則是為了刻畫一些人物和情節。我是注重技巧的人，因此在處理不同意念時，會運用不同的技巧。

在教寫作中……

啟：你教學生時，會多用本地文學作品為教材嗎？你會選甚麼類型的本地作品讓學生欣賞？

鄒：是否用本地作品視乎教學目的而定。選材方面，我會儘量選一些貼近學生生活的作品。因此我特別喜歡選年輕作家的作品，甚至會選用中學生寫的，例如我曾經在中學的新詩寫作班上用過《中學生文藝月刊》裏的詩。因為它刊登的作品與學生的生活較接近，學生容易投入其中。而且，學生可藉着閱讀同齡人的作品得到啟發，從而嘗試寫作。

啟：香港學生對本地文學作品的反應熱烈嗎？

鄒：文學的地域性固然會影響讀者的感受，但我認為這不是關鍵，例如台灣詩人夏宇的詩也很受香港學生歡迎。當然，本地作品出現的地名、事物，會讓本地讀者較容易進入作品意境，但關鍵始終在於作家對世情和人事的刻畫是否透徹，內容能否打動讀者。

啟：你最近閱讀的香港文學作品是甚麼？

鄒：最近重讀董啟章《時間繁史·啞瓷之光》。我覺得自己一直未能讀懂這本小說，最近下決心要讀懂它。



《到世界盡頭尋找自己》是根據作者親身經歷寫成的作品。



《中學生文藝月刊》以刊登學生作品為主。



董啟章《時間繁史·啞瓷之光》是香港文學的經典著作，曾獲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。



陳子謙

作家、寫作班導師

文學雜誌《字花》編輯，曾獲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文學評論組冠軍。詩作及文學評論散見於《明報》、《經濟日報》，著有散文集《怪物描寫》。近年積極擔任寫作班導師，在2011年擔任「筆可能」寫作計劃的課程總監，致力推動中文寫作教育。



在創作中……

啟：你一直為香港寫作教育默默耕耘，是因為喜歡香港文學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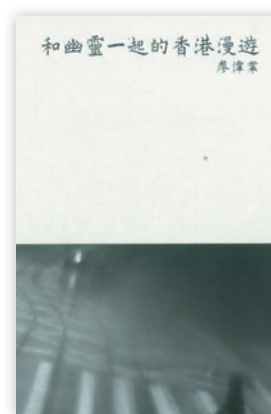
陳：我當然喜歡香港文學。我一直覺得香港的好作家不算少，讀者卻很少。小說還好一點，新詩真的很少人主動去讀。有趣的是，據我教寫作班的經驗，學生反應最熱烈的恰恰是新詩。他們本來覺得那是高不可攀或造作的東西，但讀下去才發覺：不一定是這樣啊！

啟：你欣賞哪一位本地詩人？你賞析本地詩作與外地詩作時，會有不同的情懷和角度嗎？

陳：董啟章說：「對於沒有讀完一個作家的所有作品就隨便說喜歡，我一直感到心虛。」說得真好！如果硬要我選一位的話，大概是廖偉棠，總覺得他把「現實」與「想像世界」平衡得特別好。不過他在大陸出生，作品的取材和發表範圍都超出了香港，是不是非把他歸類為「本地詩人」不可呢？我看不一定。

賞析本地詩作與外地詩作是否有不同的情懷和角度？這視乎詩的類型而定。以廖偉棠為例，他有一本詩集叫《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》，專寫香港的風物人事，以想像的角度書寫被遮蔽的歷史。閱讀這書時，我不免喚起自身在香港的記憶來對讀。不過，這書也提醒我：不同的人所體驗的香港情懷是截然不同的。「本土特質」是不是非得像主流傳媒再三複製那樣，只有樣板化的茶餐廳和人情味呢？這點值得深思。

廖偉棠的《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》喚起你我的香港回憶。



啟：你的作品《怪物描寫》以「趣怪」角度描寫身邊的朋友，感覺十分新鮮。這另類的觀察力是怎樣培養的？

陳：這本書寫的都是我認識多年的朋友，即使我不刻意觀察，總會有些記憶沉澱下來。其實每個人的朋友都有趣怪之處，只看你會否視而不見，或覺得不值一寫。一般來說，描寫人物的散文多走溫情、典雅的路線，我想：是不是可以換個方式呢？有些好朋友，我跟他們經常互相揶揄，如果以龍應台那種抒情的寫作風格來寫他們，反而失真了。本書的寫作過程，最難處理的是如何在戲謔的語調下表達善意。在這書出版後，起碼沒有朋友跟我翻臉，我想應該不算很失敗吧。

在教寫作中……

啟：你常用本地文學作品為教材嗎？你會怎樣引導學生討論香港文學作品？

陳：我常常用香港文學作品為教材。中國五四時期固然有經典佳作，但語言、經驗都離學生較遠，往往令他們難以吸收。我曾任「筆可能」寫作計劃的課程總監，把不少香港作家的作品列為教材，比如西西、胡燕青、董啟章、飲江、陳滅、韓麗珠等的著作。討論胡燕青的〈晾衣竹〉時，我會跟學生一起到屋邨天橋觀察住戶晾衣服的窗口，分析和想像他們的日常生活的情況。教董啟章的〈粉刷〉時，我會讓學生比對金妹牌火腿廣告，看看好的文學作品如何跳出以人類為中心的視角，展現理解世界的方式。



寫《怪物描寫》時，最難處理的是如何在戲謔的語調下表達善意。

啟：你認為香港文學將會朝甚麼方向走下去？對於青少年寫作班，你有甚麼期望？

陳：容我從本地作品在海外出版的現象談起吧。香港文學作品一向甚少在大陸結集出版，但近年明顯有所改變：西西、董啟章、韓麗珠、潘國靈等作家的著作相繼出版了簡體字本，其中不乏富有香港色彩的作品，例如西西的《我城》。香港文學與大陸和台灣交流，勢必繼續增加。長遠來說，三地交流會否改變香港文學的特色？這點有待觀察。

寫作班除了培育年輕作家外，同樣重要的是培育好讀者。我無法令寫作班的學生全都成為年輕作家，但或許能使他們變成積極、寬容、有耐性的讀者。要營造香港文學的發展空間，不能單靠作家支撐，讀者的支持和回應也很重要。

啟：你最近閱讀的香港文學作品是甚麼？

陳：最近在讀廖偉棠《八尺雪意》、黃碧雲《烈佬傳》和胡燕青《摺頁》。



在創作中……

啟：你的「文學因子」是受到哪些作家或作品的啟發而被「激活」，使你走上創作之路的？當中包括香港文學嗎？

可：要說我的文學因子得以激活，很大程度上緣於我們說的通俗文學，以及中國的傳統文學。我小時候接觸的文學作品，受母親影響，多是香港的通俗文學，例如金庸和倪匡的小說。至於中國傳統文學，則是母親給我說的《西遊記》或《西廂記》，以及文學課裏的詩詞歌賦。這些文學作品都教我嚮往非常，我繼而嘗試動筆創作。

在高中，我開始胡亂地仿寫古典詩詞，縱然不通格律，也自得其樂。後來感到古典詩詞的格律用詞，難以表達現今事物和情感，同時接觸到文學課本上的新詩，便改寫新詩，並到圖書館借閱現代詩人例如顧城的詩集，還有香港青年文學獎得獎文集。

啟：看來香港文學對你加入創作行列的影響似乎算不上很大？

可：雖然說我創作的早期，並無直接從香港文學裏吸收太多養份，但是從古典詩詞轉而創作新詩一事，我想我已經模糊地意識到，自己的創作主題和語言，都必須是現代的，這與我出生和成長在香港這個高度發展的現代城市不無關係。另外，香港青年文學獎的得獎作品和評判評語，也可說是我創作生涯裏最早埋下的香港文學因子。

啟：你怎樣看香港文學的出路？是樂觀的，還是悲觀的？

可：我對香港文學未來的路，既不感到樂觀，也從不悲觀。我想我們創作人抱着的是不卑不亢的態度，做好自己的創作，並透過發表、閱讀、討論、教學，從下至上建立文學的生態環境。香港通俗文學有極強的生命力，用不着擔心；至於嚴肅文學，其實只要有一個小空間便能夠創作，不像視覺藝術或表演藝術。



可洛

作家、寫作班導師

原名梁偉洛，曾任《月台》文學雜誌編輯。還經常在寫作班中，跟更年輕的一代談寫作。個人作品包括《女媧之門》系列、小說集《繪逃師》、《她和他的盛夏》、詩集《幻聽樹》等。

可洛的網絡天地：
<http://sleepylok.com/>



可洛曾為本社的小學生閱讀叢書《童心悅讀系列》創作部分故事，例如《石巨人的心》、《迴轉壽司選美大會》，盡見他豐富的想像力。

在教寫作中……

啟：從創作到教創作，你看到這些年來學生對文學以至香港文學的學習心態有甚麼不同？學生怎樣看香港文學？

可：我教創作教了五年左右，看見文學科在過去幾年似乎未得到校方和社會重視，甚至在新高中課程改革後，許多學校不再開辦文學科，或是開辦後收生人數不足，至於寄生於文學科的香港文學，就更加少人問津了。

然而，寫作班的經驗告訴我，香港以至內地學生對香港文學感興趣者大有人在，不過跟我唸中學時一樣，他們或有香港文學這概念，但仍然將之等同現代文學，視為古典文學之延續與流變。

啟：你會選用哪些香港文學作品為寫作班的教材？

可：中港台以及外國作品都有，總之是好文章，讓學生能夠取法乎上。至於香港文學，常用到包括西西、淮遠、胡燕青、也斯、劉以鬯、黃仁達、徐焯賢、黃碧雲、劉偉成等的作品。

我會儘量選短篇作品，有生活質感、語言流暢、結構嚴謹、形式創新最重要；另外，上述作家的作品裏，凡對香港地方、小人物、生活習慣、城市節奏的描寫，我也會在課堂中強調，希望學生能認識和感受。

“對於求學時代的我來說，文學是一個整體概念，無分香港與否，也沒有雅俗之別，我認為這份認知相當重要，它令我不會拘於一格，願意接觸和學習不同作品。這種模糊的認識有其好處，就是能把香港文學置於一個更悠長、廣闊的體系裏，而不是我們討論多年的區域性文學。而在這個認識之下，香港文學與古典文學之別，在於形式與語言的特質；而跟內地和台灣文學的區別，則在於城市書寫和現代化的生活經驗。”

啟：要使香港文學之火傳承下去，你認為老師可以怎樣做？你會建議他們多從哪些角度向學生展現香港文學的特色？

可：中文科取消範文後，香港文學作品在教材裏所佔的比例增加了，我想文學作品跟智能電話不同，不是愈新愈好，把香港文學作品與不同時代的傳統文學並置，有助提升香港文學的地位，對學生學習傳統作品也能帶來正面的作用。

作文方面，我希望老師能夠鼓勵學生，將更多的生活情貌寫出來。有些學生喜歡看日本動漫或輕小說，那就不妨學習這些作品的優點，然後用來寫自己的生活經驗。如果他們想仿作這些作品，可把背景改為香港，加入更多本土色彩。有些學校的老師會讓學生開兩本作文簿，一本用來寫命題作文，一本用來自由創作，交替來寫，以免命題作文磨滅學生的創作興趣。

